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子種

王雲五主編

經子解題

呂思勉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經子解題

呂思勉著

國學小叢書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題解子經

著勉思呂

路山寶海上
館書印務商

者刷印兼行發

埠各及海上
館書印務商

所行發

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

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A GUIDE TO CHINESE CLASSICS AND
PHILOSOPHICAL WORKS

By

LU SZU MIEN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

Shanghai, China

1929

All Rights Reserved

自序

本書皆予講學時所論，及門或筆錄之，予亦稍加補正。羣經及先秦諸子之真者，略具於是矣。所積既多，或謂其有益初學，乃加以編次，裒爲一帙，印以問世焉。此書有益初學之處，凡三：切實舉出應讀之書，及其讀之之先後，與泛論大要，失之庸廓，及廣羅參考之書，失之浩博，令人無從下手者不同，一也。從前書籍解題，多僅論全書大概，此多分篇論列，二也。論治學方法及書籍之作，亦頗浩繁；初學讀之，苦不知孰爲可據，此所舉皆最後最確之說，且皆持平之論，三也。然學問之道，貴自得之，欲求自得，必先有悟入處。而悟入之處，恆在單詞隻義，人所不經意之處，此則會心各有不同，父師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。昔人讀書之弊，在於不甚講門徑，今人則又失之太講門徑，而不甚下切實工夫，二者皆弊也。願與承學之士共勉之。鴛才自識。民國十三年七月。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經子解題目錄

論讀經之法

一

詩

一三

書 附論逸周書

二二

儀禮 禮記 大戴禮記 周禮

四一

易

六四

春秋

七〇

論語 孟子 孝經 爾雅

七九

論讀子之法

八三

老子

一〇四

莊子

一〇九

列子

一一八

荀子

一二一

目錄

晏子春秋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墨子……………一三〇

公孫龍子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
管子……………一四一

韓非子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商君書……………一六〇

尹文子……………一六三

慎子……………一六六

鄧析子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呂氏春秋……………一六八

尸子……………一八四

鶡冠子……………一八六

淮南子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經子解題

論讀經之法

吾國舊籍，分爲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由來已久。而四者之中，集爲後起。蓋人類之學問，必有其研究之對象。書籍之以記載現象爲主者，是爲史。就現象加以研求，發明公理者，則爲經、子。固無所謂集也。然古代學術，皆專門名家，各不相通。後世則漸不能然。一書也，視爲記載現象之史，一類固可視爲研求現象，發明公理之經；子一類，亦無不可。論其學術流別，亦往往兼蒐並采，不名一家。此等書，在經、史、子三部中，無類可歸；乃不得不別立一名，而稱之曰「集」。此猶編新書目錄者，政治可云政治，法律可云法律，至不專一學之雜誌，則無類可歸；編舊書目錄者，經可曰經，史可曰史，至兼包四部之叢書，則不得不別立叢部云爾。

經、子本相同之物，自漢以後，特尊儒學，乃自諸子書中，提出儒家之書，而稱之曰經。此等見解，

在今日原不必存。然經之與子，亦自有其不同之處。孔子稱「述而不作」，其書雖亦發揮己見，顧皆以舊書爲藍本。故在諸家中，儒家之六經，與前此之古書，關繫最大。

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，孔子特補直綴拾，固非今文家之偏者。至謂六經

皆孔子手著，前無所承，亦爲未是。六經果皆孔子手著，何不明白曉暢，自作一書，而必僞造生民，虛張帝典乎？

事實，諸子多明義理，賈馬不能理諸子，郭象、張湛不能治經，是也。

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，見華國月刊第四期。按此以大較言之，勿泥。

又學問之光大，不徒視前人之唱導，亦視後人之發揮。儒學專行二千年，治之者多，自然日益光大。又其傳書既衆，疏注亦詳。後學鑽研，自較治諸子之書爲易。天下本無截然不同之理，訓詁名物，尤爲百家所同。先明一家之書，其餘皆可取證。然則先經後子，固研求古籍之良法矣。

欲治經，必先知歷代經學變遷之大勢。今案吾國經學，可大別爲漢、宋二流。而細別之，則二者之中，又各可分數派。秦火之後，西漢之初，學問皆由口耳相傳，其後乃用當時通行文字，箸之竹帛，此後人所稱爲「今文學」者也。末造乃有自謂得古書爲據，而訾今文家所傳爲闕誤者，於是有「古文之學」焉。今文學之初祖，史記儒林傳所列，凡有八家，所謂「言詩於齊，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，言書，自濟南伏生，言禮，自魯高堂生，言易，自菑川田生，言春秋，於齊，魯自胡毋生，於趙自董仲

舒」是也。東京立十四博士：詩、魯、齊、韓、書、歐陽、大小夏侯、禮、大小戴、易、施、孟、梁丘、京、春秋、嚴、顏，皆今文學。古文之學：詩有毛氏，書有古文尚書，禮有周禮，易有費氏，春秋有左氏，皆未得立。然東漢末造，古文大盛，而今文之學遂微。盛極必衰，乃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。僞古文之案，起於王肅。肅蓋欲與鄭玄爭名，乃僞造古書，以爲證據。卽清儒所力攻之僞古文尚書一案是也。參看後文論尚書處漢代今古文之學，本各守專門，不相通假。鄭玄出，乃以意去取牽合，盡破其界限。王肅好攻鄭，而其不守家法，亦與鄭同。二人皆糅雜今古，而皆偏於古。鄭學盛行於漢末；王肅爲晉武帝外祖，其學亦頗行於晉初；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。此後經學，乃分二派：一以當時之僞書玄學，羈入其中，如王弼之易，僞孔安國之書，是一仍篤守漢人所傳。如治禮之宗鄭氏是。其時經師傳授之緒既絕，乃相率致力於箋疏。是爲南北朝義疏之學。至唐代纂五經正義，而集其大成。南北朝經學不同。北史儒林傳：「其在江左，周易則王輔嗣，尚書則孔安國，左傳則杜元凱。其在河洛，左傳則服子慎，尚書周易，則鄭康成。詩則竝主於毛，公禮則同遵於鄭氏。」是除詩禮外，南方所行者，爲魏晉人之學。北方所守者，則東漢之古文學也。然達南北統一，南學盛而北學微，唐人修五經正義，易取王肅，取僞孔，左取杜，而服鄭之學又亡。以上所述，雖派別不同，而同導源於漢，可括之於漢學一流者也。

北宋之世，乃異軍蒼頭特起。宋人之治經也，不墨守前人傳注，而兼憑一己所主張之義理。其

長處，在能廓清摧陷，一掃前人之障翳，而直湊單微。其短處，則妄以今人之意見，測度古人；後世之情形，議論古事，遂至不合事實。自南宋理宗以後，程、朱之學大行。元延祐科舉法，諸經皆採用宋人之書。明初因之。永樂時，又命胡廣等修四書五經大全，悉取宋、元人成著，鈔襲成書。自大全出，士不知有漢、唐人之學，並不復讀宋、元人之書，而明代士子之空疏，遂於歷代爲最甚。蓋一種學問之末流，恆不免於流蕩而忘反。宋學雖未嘗教人以空疏，然率其偏重義理之習而行之，其弊必至於此也。物窮則變，而清代之漢學又起。

清儒之講漢學也，始之以參稽博考，擇善而從，尙祇可稱爲漢、宋兼采。其後知憑臆去取，雖極矜慎，終不免於有失，不如專重客觀之爲當也。其理見下。於是屏宋而專宗漢，乃成純粹之漢學。最後漢學之中，又分出宗尙今文一派，與前此崇信賈、馬、許、鄭者立別。蓋清儒意主復古，剝蕉抽繭之勢，非至於此不止也。

經學之歷史，欲詳陳之，數十萬言不能盡。以上所云，不過因論讀經之法，先提挈其綱領而已。今請進言讀經之法。

治學之法，忌偏重主觀。偏重主觀者，一時似愜心貴當，而終不免於差繆。能注重客觀則反是。今試設一譬：東門失火，西門聞之，甲、乙、丙、丁，言人人殊。擇其最近於情理者信之，則偏重主觀之法也。不以己意定其然否，但考其人孰爲親見，孰爲傳聞，同傳聞也，孰親聞諸失火之家，孰但得諸道路傳述，以是定其言之信否，則注重客觀之法也。用前法者，說每近情，而其究多誤；用後法者，說大抵時代相近，則思想相同。故前人之言，卽與後人同出揣度，亦恆較後人或遠理，而其究多真。累試不爽。

人爲確。況於師友傳述，或出親聞，遺物未湮，可資目驗者乎？此讀書之所以重「古據」也。宋人之經學，原亦有所長；然憑臆相爭，是非難定。自此入手，不免失之汗漫。故治經當從漢人之書入。此則治學之法如是，非有所偏好惡也。

治漢學者，於今古文家數，必須分清。漢人學問，最重師法。各守專門，絲毫不容假借。如公羊宣十五年何注述非田之制，與漢書食貨志略同。然漢志用周官處解詁卽一語不采。凡古事傳至今日者，率多東鱗西爪之談。掇拾叢殘，往往苦其亂絲無緒。

然苟能深知其學術派別，殆無不可整理之成兩組者。夫能整理之成兩組，則紛然淆亂之說，不啻皆有綫索可尋。今試舉一實例。如三皇五帝，向來異說紛如，苟以此法取之，卽可分爲今古文兩說。三皇之說：以爲天皇十二頭，地皇十一頭，立各一萬八千歲；人皇九頭，分長九州者，河圖三五歷也。以爲遂人伏犧，神農者，尙書大傳也。以爲伏犧，神農，燧人，或曰伏犧，神農，祝融者，白虎通也。以爲伏犧，女媧，神農者，鄭玄也。以爲天皇，地皇，泰皇者，始皇議帝號時秦博士之說也。除緯書荒怪，別爲一說外，尙書大傳爲今文說，鄭玄偏重古文。伏生者，秦博士之一大傳云：「遂人以火祀，陽尊，故託遂皇於天，伏犧以人事紀，故託羲皇於人，神農悉地力，種穀蔬，故託農皇於地。」可見儒家所謂三皇者，義實取於天地人。大傳與秦博士之說，卽一說也。河圖三五歷之說，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列爲或說，其正說則從鄭玄。補三皇本紀述女媧氏事云：「諸侯有共

工氏與祝融氏戰，不勝而禱。乃頭觸不周之山，天柱折，地維缺。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。云云。上言祝融，下言女媧，則祝融即女媧。白虎通正說從今文，以古文備或說，或古文說爲後人竄入也。五帝之說，史記世本，大戴禮並以黃帝，顓頊，帝嚳，堯，舜當之。鄭玄說多一少昊。今案後漢書賈逵傳，逵言：「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，而堯不得爲火德。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，即圖讖所謂帝宣也。如令堯不得爲火德，則漢不得爲赤。」則左氏家增入一少昊，以六人爲五帝之情可見矣。史記世本，大戴禮皆今文說，左氏古文也。且有時一說也，主張之者祇一二人；又一說也，主張之者乃有多人，似乎證多而強矣。然苟能知其派別，即可知其輾轉祖述，仍出一師。不過一造之說，傳者較多；一造之說，傳者較少耳。凡此等處，亦必能分清家數，乃不至於聽熒也。

近人指示治學門徑之書甚多，然多失之浩博。吾今舉出經學入門簡要之書如下。

皮錫瑞經學歷史。此書可首讀之，以知歷代經學變遷大略。

廖平今古文考。廖氏晚年著書，頗涉荒怪。早年則不然。分別今古文之法，至廖氏始精確。

此書必須次讀之。

康有爲新學僞經考。吾舉此書，或疑吾偏信今文，其實不然也。讀前人之書，固可以觀其

事實，而勿泥其議論。此書於重要事實，考辨頗詳。皆前列原書，後抒己見。讀之，不啻讀一詳

博之兩漢經學史也。此書今頗難得，如能得之者，讀廖氏今古文考後，可續讀之。

禮記王制注疏。

周禮注疏。

陳立白虎通疏證。

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。

今古文同異

重要之處，皆在制度。今文家制度，以王制爲大宗；古文家制度，以周禮爲總匯。讀此二書，於今古文同異，大致已可明白。兩種皆須連疏注細看，不可但讀白文，亦不可但看注。白虎通義，爲東京十四博士之說，今文學之結晶也。五經異義，爲許慎所撰。列舉今古文異說於前，下加按語，並有鄭駁，對照尤爲明了。二陳疏證，間有誤處。以其時今古文之別，尙未大明也。學者既讀前列各書，於今古之別，已可了然，亦但觀其采摭之博可矣。

此數書日讀一小時，速則三月，至遲半年，必可卒業。然後以讀其餘諸書，卽不慮其茫無把握矣。

古代史書，傳者極少。古事之傳於後者，大抵在經、子之中。而古人主客觀不甚分明；客觀事實，往往夾雜主觀爲說；甚有全出虛構者，是爲寓言。參看後論讀子之法。而其學問，率由口耳相傳，又不能無譌誤，古書之傳於今

者，又不能無闕佚。是以隨舉一事，輒異說叢起，令人如墮五里霧中。治古史之難，以此。苟知古事之茫昧，皆由主客觀夾雜使然。卽可按其學術流別，將各家學說，分別部居，然後除去其主觀成分而

觀之，卽古事之真相可見矣。然則前述分別今古文之法，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，并可施之諸子也。此當於論讀子方法時詳之。惟有一端，論讀經方法時，仍不得不先述及者。則「既知古代書籍，率多治其學者東鱗西爪之談，並無有條理系統之作；而又皆出於叢殘掇拾之餘；則傳之與經，信否亦無大分別」是也。世之尊經過甚者，多執經爲孔子手定，一字無譌；傳爲後學所記，不免有誤。故於經傳互異者，非執經以正傳，卽棄傳而從經。幾視爲天經地義。殊不知尼山刪定，實在晚年，焉能字字皆由親筆。卽謂其字字皆由親筆，而孔子與其弟子，亦同時人耳。焉見孔子自執筆爲之者，卽一字無譌。言出於孔子之口，而弟子記之，抑或推衍師意者，卽必不免有誤哉。若謂經難私造，傳可妄爲，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，經可信，傳亦可信；傳可僞，經亦可僞也。

知之。若信古文之學，謂今文家所傳之經，以別有古經，可資核對，所異惟在文字，是以知其可信，則今文先師既不僞經，亦必不僞傳也。

是以漢人引用，經傳初不立別。崔適春秋復始，

論「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，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，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」甚詳。余謂不但

春秋如此，卽他經亦如此。太史公自序，引易「失之豪釐，繆以千里」，

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，皆謂之易。

今其文但見易

緯。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，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：「詩云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

篤周祜，以對於天下。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書曰：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，有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。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此文王之勇也。此武王之勇也。一句法相同，自此以上，皆當爲詩書之辭。然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，實爲後人平論之語。孟子所引，蓋亦書傳文也。舉此兩事，餘可類推。

近人過信經而疑傳者甚多。予去歲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，曾力辨之。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十冊，可以參觀。又如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號，載朱君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，謂欲「判別今古文之是非，必取立敵共許之法。古書中無明文，今古文家之傳說，一概捐除。惟易十二篇，書二十九篇，詩三百五篇，禮十七篇，春秋論語，孝經七書，爲今古文家所共信。因欲取爲判別二家是非之準。」朱君之意，蓋欲棄經說而用經文，亦與梁君同轍。姑無論經傳信否，相去不遠。即謂經可信，傳不可信，而經文有不能解釋處，勢必仍取一家傳說是，仍以此攻彼耳。何立敵共許之有。今古說之相持不決者，固各有經文爲據，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。決嫌疑者視諸聖久爲古人之口頭禪，豈有明有經文可據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。大抵古今人之才智，不甚相遠。經學之所以聚訟，古事之所以茫昧，自各有其原因。此等疑難，原非必不可以蒞除，然必非一朝所能驟決。若有如朱君所云直截了當之法，前此治經之人，豈皆愚騷無一見及者耶。

治經之法，凡有數種：（一）即以經爲一種學問而治之者。此等見解，由昔日尊經過甚使然。今已不甚適合。又一經之中，所包甚廣，人之性質，各有所宜，長於此者不必長於彼。因治一經而徧及諸學，非徒力所不及；即能勉強從事，亦必不能深造。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適用。（二）則視經爲國故，加以整理者。此則各本所學，求其相關者於經，名爲治經，實仍是治此科之學，而求其材料於古書。

耳。此法先須於所治之學，深造有得；再加以整理古書之能，乃克有濟。此篇所言，大概爲此發也。
 (三)又有因欲研究文學，而從事於讀經者。其意亦殊可取。蓋文學必資言語，而言語今古相承，不知古語，卽不知後世言語之根原。故不知最古之書者，於後人文字，亦必不能眞解。經固吾國最古之書也。但文學之爲物，不重在死法，而貴能領略其美。文學之美，祇可直覺，非但徒講無益，抑亦無從講起。今姑定一簡明之目，以爲初學誦習參考之資。蓋凡事熟能生巧，治文學者亦不外此。後世文學，根原皆在古書。同一熟誦，誦後世書，固不如誦古書之有益。而欲精研文學，則數十百篇熟誦之文字，固亦決不能無也。

詩。此書近今言文學者必首及之，幾視爲第一要書，鄙意少異。韻文視無韻文，已覺專門；談韻文而及於詩經，則其專門更甚。何者？四言詩自漢魏後，其道已窮。非專治此一種文學者，不易領略其音節之美。一也。詩之妙處，在能動人情感。而此書距今太遠，今人讀之，實不能知其意之所在。二也。詩義之所以聚訟莫決者，其根原在此。若現在通行之歌謠，其有寓意者，固人人能知之也。故此書除專治古代韻文者外，但略事汎覽，知其體例，或擇所好熟誦之卽可。